

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

南开史学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目 录

康熙中期统一台湾的条件

-
- 措施和影响 汪茂和 (1)
牛李党人出身与身份论略 何灿浩 (23)
-

- 论清代满洲文官入仕的途径与特权 王处辉 (41)
-

- 明初军制初探 (续) 南炳文 (88)
明代的秦王及其王府庄田 郑克晟 傅同钦 (118)
试论明代东南地区的重赋问题 汪尧生 (129)
论徐达 贾乃谦 (140)
-

- 论左宗棠经营新疆的重大贡献 马振举 (154)

- 李鸿章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李长莉 (168)

从《不忍》杂志看康有为

-
- 民国初年的思想 乔还田 (184)
-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人诗文集

-
- 提要 (一) 朱鼎荣 陈作仪 (195)
-

· 读《史记》 ·

- 司马光《史记》中的史料学思想 乔治忠 (198)

译文选载

东正教总会在华之任务与其活动的特殊性质

.....米镇波译（202）

晋察冀边区大事记要

（抗日战争时期）

.....张洪祥 高德福 张励声 执笔（208）

康熙中期统一台湾的条件措施和影响

汪 茂 和

一、统一的条件

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郑成功统率舟师东渡大海，驱逐侵占台湾达三十八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我国宝岛台湾。其后，郑成功及其后人即以台湾为基地，继续与清朝对峙，直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清朝兵取澎湖，郑克塽投降，台湾遂正式归于清朝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郑氏始终不过将士数万、战船数百，这与南明诸政权及清初三藩比较，力量不知要相差多少。但其与清朝相持四十年，为时最久。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台湾孤悬海中，地理形势特殊，有五百里风涛之险可凭；二是郑氏海上起家，有海战之长技可用。因此，清朝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对郑氏集团无可奈何，除了封锁沿海断其接济和利用高官重爵诱其部属之外，只剩遣使招抚一法。郑氏也依恃着风涛阻隔，每次谈判总以箕子朝鲜、徐福日本自比，竭力要把台湾搞成一个与清朝中央政权为宾臣关系的独立政府。但是，台湾毕竟未能独立，未能成为箕子的朝鲜和徐福的日本，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郑氏虽然退据台湾，但其经济始终不曾独立，始终不能脱离大陆的物资接济。

原为郑成功部将、后来降清的黄梧曾说：“郑逆猖獗，全借内地接济。福宁沙埕，为木植丝绵所出；晋江之福前，所同江之鼎美，高浦，为油、麻、钉、铁所出；海澄县之南溪，漳州之佛潭桥，为柴米之薮；至闽、粤错壤，则饶平之黄冈，澄海之南洋，米粟山

积。土冗明为转输，资粤粮，养闽寇，最为大患。”①康熙四年和五年（一六六五，一六六六），是台湾大丰熟的两年。其时上距郑成功寓兵于农、大兴屯田已历数载，陈永华秉承郑成功的遗规，

“不惜劳苦，亲历南、北二路各社，劝各镇开垦，栽种五谷，蓄积粮糗，插蔗煮糖，广备兴贩”，“教匠取土烧瓦，往山伐木斩竹，起盖庐舍”，“就漱口地方修筑丘垣，泼海水为卤，暴晒作盐”，大有百业俱兴之势。但既使如此，也仍有许多重要物资无法解决。如整修添造船只制造兵器，就不能不“别遣商船前往（大陆）各港，多价购买船料载到台湾”。又如兵民的衣着之类，虽“寸帛尺布”，也有赖于内地的供输。②

正因为台湾在经济上不能脱离大陆而独立，所以郑氏必千方百计打破清朝的坚壁清野政策，勾联内地。康熙五年（一六六六）九月，陈永华提出“台湾远隔江洋，货物难周”，应当派遣一师驻扎厦门，与沿海百姓、内地边将勾通联络以便接济的主张，随即得到郑经的采纳，委派江胜为水师一镇，驻守厦门，“斩茅为市，禁止掳掠，平价交易，凡沿海内地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兴。”郑氏还利用一些台湾商人专与大陆沿海各港进行贸易。如台湾令史陈典辉的族侄荣善，即“贸易往来接济，甚熟沿边，港口周知。”③

正因为台湾在经济上不能脱离大陆而独立，所以郑氏总是不断出兵攻掠沿海，筹饷办船，一遇适当时机，就要回攻闽粤。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三藩乱起，郑经即与耿精忠相呼应，大举率师渡海，攻占闽粤沿海诸郡。直至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清朝先后换了几个总督，费了很大力气，才收复这些地方。

正因为台湾在经济上不能脱离大陆而独立，所以郑氏在历次和

①《清史列传》卷9《黄梧传》。

②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3。

③《台湾外记》卷13、卷25。

清朝的谈判中，除了坚持不剃发、不登岸、如琉球朝鲜例之外，始终还坚持一条，即要在大陆上保留福、兴、漳、泉四府以为“裕饷”之地。直至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夏，康亲王杰书已经答应“若贵藩以庐墓、桑梓、黎民涂炭为念，果能释甲东归，照依朝鲜事例代为题请，永为世好，作屏藩重臣”^①。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八月，平南将军费塔又致书郑经，答应“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这在清朝方面已是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郑经仍然坚持“索海澄为互市”公所，致使和议终又破裂。^②

清朝对于郑氏的战略，开始是要彻底平定其军事对抗。但不久郑氏退据台湾，清朝只好一方面下令东南沿海迁界，一方面组织兵船渡海攻台，但几次都未成功。接着又是一系列的谈判，双方使者往还，舌敝唇焦，终无结果。最后清朝的条件已经下降到只要郑氏远离大陆，不扰沿海，就可彼此相安，任其为之的地步，但仍未达成协议。

清朝试图招抚而招抚不成，下令迁界而迁界也遭到了破产。本来清朝实行迁界，“百姓流离，四省丘墟，坐捐数千里之赋税，岁糜亿万之钱粮”^③，实是一种不得已的措施。但即使如此，也仍达不到预期目的。禁令愈严，透越偷渡获利越多，以至防守官兵同作弊，“虽汛地谨防，而透越不时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赶者，明是护送；即巡哨屡行，有耀武扬威才出者，明使迴避。故台湾货物船料不乏于用。”^④清朝本想以此困毙郑氏，结果反以自困。加上郑氏经常骚扰沿海，始终是东南安全的一大威胁，这就使清朝不能不另寻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统一台湾。李率泰、姚启圣等人都曾积极地

①《台湾外记》卷23。

②连横：《台湾通史》卷2《建国纪》。

③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1《台湾集解》。

④《台湾外记》卷15。

把统一台湾作为自己的目标。到了康熙中期，统一台湾的条件成熟起来。

清朝经过入关后四十年的攻战经营，消灭了南明政权，镇压了各地义军，平定了三藩叛乱，政治走入正轨，经济开始复苏，彻底解决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宁，统一台湾，势在必行。同时，清朝在军力、财力、天时（清郑两方情势的对比）、人心（将帅议抚议战，争以首夺台湾为功）诸方面，也都具备了完成统一的基本条件。

郑氏台湾方面，此时的局势却已全面衰微。

(1) 政治日趋腐朽。郑成功叱咤东南，收复台湾，不愧为一代人杰。但是郑成功死后，政权内部几度发生激烈的权力之争。郑经品貌才能都很平常，在下属中间并无什么威望。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清军反攻闽粤，郑经所得七府之地一时俱失，败回台湾后，萎靡不振，“退闲于洲仔尾，筑游观之地，峻宇雕墙，茂林嘉卉，极岛中之华丽，不理政务，嬉游为乐。”^①妻父冯锡范“钩煽帷幄间，肺腑大臣皆侧目。”^②曾被郑成功誉为“今之卧龙”、“当世名士”的陈永华，原在郑经初年，军国大事必咨询焉^③，这时则遭受排斥抑郁而死。郑经的几个弟弟聪、明、智、柔，“恃势占夺民田”^④，横行无忌。及十二岁的郑克塽继立，幼弱不能莅事，事皆决于冯锡范，内部“彼此猜疑，各不相下，众皆离心。”^⑤，连朝鲜都知道郑氏已经“穷蹙不能自振”^⑥了。

(2) 经济陷于困境。郑经初年有陈永华理政，普设屯田，广开财路，时称富庶。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乘三藩之乱攻据闽粤七郡，“养兵之用，悉资台湾，自此府藏虚耗。败归之后，不可

①林谦光：《台湾纪略》。

②沈云：《台湾郑氏始末》。

③《台湾通史》卷29《陈永华传》。

④《台湾外记》卷24。

⑤《清圣祖实录》卷105，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己卯。

⑥《李朝实录》肃宗卷13上，八年（1682）三月戊辰。

为矣。”①

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刘国轩、吴淑，何祐、江胜、林升等人皆自辞俸食并请捐资自给辖兵数月，施明良也捐银千两以佐军食。此后，粮饷常要依靠将官辞俸捐资来解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更到了“内帑空虚，百僚萧条”②的地步。

（3）军心离散。早在郑成功晚年，他的兵士即已厌战。郑成功江南败后，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打算渡海征台。一天夜里他私出偷听人们的议论，就听到一个妇人（出征兵眷）在抱怨说：

“国姓（指郑成功）好死不死，留这一个长尾星在此害人！”③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长期无休止战争的普遍憎恶情绪。康熙元年（一六六二）郑成功死后的短短两年之内，其旧部大批降清，“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三百三十名口，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大小船九百余只。”④这一情形虽与清朝的大力推行招抚政策有关，但也表明郑氏部属内部厌战情绪的普遍。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郑氏军队从海澄撤退，“溃去十有八九”⑤，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郑氏军队闻清以施琅为水师提督，将伐台湾，多私相偶语：“只等大军到，便瓦解归顺。”⑥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刘国轩在澎湖被施琅战败，果然“其众争降”。冯锡范等人虽然企图整军再战，而“其下莫为用”⑦。

即使在郑氏的高级将领中，希望与清廷议和的也极多。康熙元年郑成功一死，成功之兄郑泰即“与洪旭、黄廷、蔡鸣雷议曰：先藩（指郑成功）连年用兵，徒苦父老，东行之时，犹令权宜通好，今日当为桑

①郁永河：《伪郑逸事》。

②《台湾外记》卷27。

③《台湾外记》卷11。

④《清圣祖实录》卷12，康熙三年七月甲午。

⑤林谦光：《台湾纪略》。

⑥《台湾外记》卷26。

⑦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5《姚公神道第二碑铭》。

梓计”①，并在郑经召集的军事会议上首倡和议，建议罢兵。其后，和议未成，投降清朝的累年络绎不绝，甚至后期成为郑氏军事中流砥柱的刘国轩，也与清朝总督姚启圣以书信秘密往来自，为自己留退路。当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澎湖败后，刘国轩坚决反对再战，力主投诚。淡水守将何祐闻澎湖失守，悉撤防师，遣子往澎湖见施琅，表示愿意纳款献台。林亮、董腾、蔡添等人也都遣使密通施琅，请其迅速攻台，愿为内应。

（4）民心思变。郑氏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在其失去民心。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兵叛清，郑经乘势进兵闽粤，占领漳泉潮惠诸郡，形势十分有利。然而他却对士民大肆搜括，百姓计丁口，月税银五分，“算及舟车盐场，闾阎骚然”②。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七月，刘国轩给郑经的一则条陈中也说：“大师之所至，则此地即有供应大师之费……今府县之外，设有督粮，督粮之外，设有饷司，饷司之外，设有宣慰内差，而又加之以卫镇义将，凡召募者则应之。噫，弹丸之地，有限之民，正供之外，又有大饷、大米、杂饷、月米、橹、浆、棕、麻、油、铁、钉、灰、鹅毛、草束等项。最可惨者，又加之以水梢、毛丁、乡勇。民力已竭，科敛无度。”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郑经从泉州退至厦门，准备渡海回台湾，厦门“全岛百姓遮道留之”，说：“藩主若肯驻扎护卫百姓，我们每户每月愿输米一斗以佐军食。”但是，郑经停驻既久，百姓又负担不起繁重的苛派，各寻势荫免征。郑经竟派人“挨门逐户清查，一概不许影籍名色荫免，且于是日起，每户每月要征米二斗。百姓一时怨望，道路侧目。”③在台湾，郑经对百姓也是横征暴敛。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陈绳武转嘱协理户官杨英启请生财之道，殷户助饷，“并月

①《梨洲遗著汇刊·郑成功传》。

②温睿临：《南疆经史》卷54。

③《台湾外记》卷22、卷23。

米、屯丁以及渡载猪牙酒税铁炭油灰诸类，虽孤寡亦不免”，又令恩明知府李景附会其说，“倍加派输，百姓怨声载道，欲逃无门。”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工官杨贤又条陈生财裕饷，“凡所有村落民舍，计周围丈量以滴水外每宽阔征银五分”，“清查征比，百姓患之，毁其居室甚多”。①及至清兵入台之前，台湾这个极宜产米之地却大米奇缺，百姓困苦不堪，“米贵每担价银五六两，土蕃倡反，形势甚蹙，人人思危。”②

孙予说：“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③郑氏与清朝对垒，本来已处劣势，又不能励精图治，先为“不可胜”，反自败于内，遂为清朝提供了“可胜”之机。

二、姚启圣与施琅的作用

有统一的历史要求，也有统一的有利条件，但统一的真正实现，却在人们的努力。康熙时期台湾的统一，正是和康熙帝正确的决心与决策、姚启圣与施琅等人多方面的努力分不开的。

姚启圣（一六二四至一六八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倜傥任侠，富胆略，雄词辩。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清兵入仙霞关，长驱向福州，启圣时为前锋，只身入耿精忠营，说之不战而降④。吴三桂骁将韩大任，多智善战，世称“小淮阴”，入掠闽地，启圣也单骑至其营，说降之，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启圣又身至潮州，说降刘进忠。足见是个擅长招抚的人才。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康亲王杰书、宁海将军拉哈达等合疏举荐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当时，郑经自镇金厦，而遣骁将刘国轩、吴淑、何祐纵横于漳

①《台湾外记》卷23、卷25。

②《台湾外记》卷27。

③《孙子兵法·形篇》。

④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5《姚公神道第二碑铭》。

泉间。姚启圣一到任上，即条陈十疏，鉴于历任治闽官员皆因闽人与郑氏台湾有着亲族或其它关系而不加信任，致使民心疑二，反侧难消的状况，他提出：“今……当先有以固闽人之心而后贼可退，又必出奇计使台人反为吾用，而后贼可亡。是固非但争衡于一胜一负之间者也。”①

因此，姚启圣在组织军事攻势的同时，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采取措施“以固闽人之心”。

措施之一：安反侧。

姚一到总督任上，就广张告示，宣布：“海逆蔓延历年所，漳泉何地何族无与之为党者，岂可以一人而株连无辜！”命将一切歧视、压制海上人员在陆亲属友好的政策和做法“亟行禁除。”并且“以后不许挟怨指称与海上镇管族戚以及瓜葛”进行陷害。同时广泛搜罗人材，即使属于上述情况甚至本人曾经跟随郑氏而“能弃邪归正”的，“悉委以参、游、都、守任，管内标统兵，或就地御侮，随行征剿，推心置腹”②。于是民心大安。

措施之二：舒民困。

三藩叛乱期间，福建境内驻有一王、一贝子、一公、一伯，将军、都统以下各开幕府，所统皆是八旗满洲劲旅，“无所得居，则以民屋居之；无所得器械，则即以屋中之器械供之；无所得役，则即以屋中之民役之，朋淫其妻女，系其老幼，喑哑叱咤，稍不如意，棰楚横至，日有死者。”③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姚上平海机宣十八事，其中一事即为请减满兵。及十九年（一六八〇），海澄金厦平复，姚一面再次上疏请撤还八旗，一面婉劝康亲王班师，并说服靖南王耿精忠入觐京师。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终于获准，尽撤八旗还京。闽人多年患苦最甚而又无所控诉的一大灾害，

①《姚公神道第二碑铭》。

②《台湾外记》卷21。

③《姚公第二神道碑铭》。

因而得除。同时，姚又“除口卒”，“革排夫铺甲”，“减刍役”，“恤流亡”，“给牛种”，“开商市”，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用姚自己的话讲，即“所以安内而攘外也”^①。就是说，为了战胜郑氏集团，统一台湾，安定民生，稳固内部，是必要的准备。

姚启圣办的第二件事，就是广招徕，设内线，“使台人反为吾用”。

广招徕。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姚采用黄性震的建议，于漳州开“修来馆”，招纳海上文武兵民：“文官投诚即以原衔题请，准照职推补；武官投诚，一面题请换扎，一面保题；现任兵民，如果头发全长者，每人赏银五十两；如头发短者，每人赏银二十两；愿入伍者立拨在营，给以战饷；愿归农者立送回籍，饬府县安插，不许强豪欺凌、宿怨报仇。”^②当年之内，先有郑经麾下五镇大将廖璵、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同日率部来投，复有水师五镇蔡中绸、木武镇陈士恺，牛宿镇郑奇烈以及何逊、林翰、许毅、纪朝佐等人，或率众或携眷，相继来归。据载，到这一年止，启圣“先后招降伪官四百余员，贼兵一万四千余名”^③对于降官，姚俱委为随征营将，而降卒则俱充水师。十九年（一六八〇），姚启圣统军克复海澄、金、厦，又招抚郑氏重将朱天贵以官兵二万、船舰三百艘全师归诚，使得郑氏人心摇动，上下猜阻。

设内线。还在姚任福建布政使的时候，即“已数散金入郑营，以其臣为间”^④。及任闽督，先则密招郑经嬖人施亥，令其擒经来归，后又密通郑经行人傅为霖、续顺公沈瑞，秘密纠合十一镇准备

①《姚公第二神道碑铭》。

②《台湾外记》卷22。又，《姚公神道第二碑铭》：“十有八年，公……大开修来馆于漳洲，不爱官爵、资财、玩好，凡言自郑氏来者，皆延致之。使以华穀鲜衣炫于漳泉之郊，供张恣其所求，漳泉之人争相喧述。公时掀髯笑曰：‘昔人捐金施间，虽信陵君之亲而才，廉颇·李牧之武，亚夫·龙且、钟离昧、周殷之骨鲠，可坐而尽也，况竖子之游魂乎！’”

③《清史列传》卷8《姚启圣传》。

④《南疆绎史》卷54。

在台发难。虽然两次都未成功，但却使郑氏越加崩剥不知所为。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郑氏折冲左镇吕韬输款于姚，姚令其居台策应。此人后来在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的澎湖之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施琅兵抵澎湖，与刘国轩首战而败，施琅本人及先锋官蓝理俱受重伤。史籍记载说：“琅败，漂泊海上不敢归。数日，飓风不作，而贼党吕韬等前密受公（启圣）檄，自台湾间使招琅。琅复进，海水顿长，遂克澎湖。”^①澎湖战胜之后，台湾将领纷纷约降，也是姚启圣多年联络、进行政治瓦解所奠定的基础。

姚启圣办的第三件事是：积极经营统一台湾大业，并且举荐了施琅。

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九月，当姚启圣部署清军在漳泉沿海一带与郑军展开激战的时候，他就秘密地向康熙帝写了一道奏疏，提出若要平定东南，必当攻取台湾的计划。他说：“前得厦门，弃而不守（指康熙二年克复厦门旋复弃之的事），亦不再攻台湾，将船只尽毁，以致海贼复起，我兵无船可用。今……如得厦门之后，即进剿台湾，不难破卵复巢。”^②为了促成从陆战到海战的战略转移，他几次上疏请撤驻闽满兵回京，并说：“今陆地已无贼，材官蹶张，必不能秣马而驱之波浪之间，则所重在舟楫不在鞬鞬鞅靽也。而军需乏匮，禁旅所养马且三万，一马日费谷斗有六升，计一马可支十人之食。是撤马一食，足养水师三十万人。非但为民，实为国也。”^③由于满兵长于弓马而不惯水战，因此姚有此请，以便转移军费，发展水师，以适应海战的需要。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清军克复金、厦，“中外无复以台湾为事，公独谋殄灭之”^④，一面大造八桨船、艚船、双蓬船，一面严格编练水师。

①王源：《居业堂文集》卷5《姚少保启圣传》。

②《清史列传》卷8《姚启圣传》。

③《姚公神道第二碑铭》。

④《居业堂文集》卷5《姚少保启圣传》。

姚启圣尤其注意物色将才。他认为，“平海非老宿谙练水务者不可”，如非其人而任之，则断难成功。“因查历任志切平海者惟有施琅，……当此任非琅不可”^①，遂于十八年（一六七九）夏具疏保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但是，当时清廷对于施琅很不信任，因为施琅有长子施齐（化名王世泽）在台湾方面任职。因此，清廷没有接受姚的推荐，而另外派了王之鼎、万正色先后担任福建水师提督。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姚启圣接台湾侦报，知郑经已死，群子争立，奸党弄权，认为是攻取台湾的大好时机，“但平海之将未得其人，私计当此任者非施琅不可”^②，于是再次与巡抚吴兴祚合疏保题施琅，并说：“臣愿以百口保琅必无他”^③。康熙帝自十九年姚启圣收复海澄、金、厦以后，“念台湾一日未平，则海氛一日未息”^④，也在筹措统一台湾的良策。得疏，遂征询李光地的意见。李也说唯有施琅可用。于是康熙帝始决计用琅，琅乃得重领舟师，兵进澎湖，竟成统一台湾之功。因此，正史但称施琅平台之功，而没启圣长期筹谋且以百口保琅之力，是很不公正的。若无姚启圣屡次力荐，且以身家相保，施琅之能否担当其任都很成问题。

施琅（一六二一至一六九六），福建晋江人。原为郑芝龙部下左冲锋。芝龙降清，郑成功起兵安平，施琅从之，为左先锋，“相得甚，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⑤顺治八年（一六五一）以小事得罪成功，成功欲杀之。琅潜逃得脱，成功杀其父、弟及子侄多人。不久，施琅投清，遂枕戈谋复仇，成为清朝方面要

①《台湾外记》卷23。

②《台湾外记》卷25。

③《姚公神道第二碑铭》。

④王熙：《施公琅墓志铭》，《碑传集》卷15。

⑤陶元藻：《施琅传》，《碑传集》卷15。

求荡平台湾最积极的人物。①

施琅对统一台湾的第一个贡献，在其始终以攻台自任，并且提出了“因剿寓抚”的正确战略方针。

施琅要求独任攻取台湾之役，是一贯的。康熙六年（一六六七）五月，孔元章入台招抚不果，施琅即上疏陈荡平台湾机宜，要求朝廷假以指挥之权，同时“密敕督、抚、提诸臣会商妥确，催督修造战船，备造粮饷，选调官兵，付臣整练完备，相机进取”。②

康熙七年（一六六八）正月，施琅又上一道密疏，详细分析了郑氏内部的具体情况和台湾地理的特殊条件，指出单纯招抚的软弱无力和难成事功，必须采取“因剿寓抚之法”。他说：“郑经承父余业，智勇无备，战争匪长。其各伪镇亦皆碌碌之流，且又不相浃协。贼众散处，耕凿自给，失于操练，终属参差不齐。内中无家眷者十有五六，岂甘作一世鳏独而无故土之思！但贼多系闽地之人，其间纵使有心投诚者，既无陆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不得不相依为命耳。郑经得驭数万之将，非有德威制服，实赖汪洋大海为之铜禁。如专意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若用大师压境，则去就之机在乎贼众，郑经安能自主！是为‘因剿寓抚’之法。”他还进一步设想了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方案：“大师进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干员往宣朝廷德意，若郑经势穷向化，便可收全绩；倘顽梗不悔，俟风信调顺，即率舟师联舟宗直抵台湾。”③应当说，这是极为精到的形势分析和十分卓越的战略思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施琅率兵统一台湾的全部实际过程，正是他在

①《清史列传》说施琅于顺治三年清兵平定福建时从郑芝龙降清，但却隐讳了施琅顺治四年重归郑成功、顺治八年再次投清的史实。后来，《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皆沿袭其说。

②《台湾外记》卷14。

③《台湾外记》卷14。

十五年前所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实践。

施琅对统一台湾的第二个贡献，是取得了澎湖战役的重大军事胜利，并在军事胜利之后对台湾军民正确地实行了招抚的方针。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十月初六日，施琅到达福建水师提督任上，当月即奏请独任攻台之事。其疏中说：“督抚均有封疆重寄，……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十月，又奏：“请令督抚趣办粮饷，给臣军，而独任臣以讨贼。”①获准。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六月十四日，施琅统领水师二万人、战船三百艘自铜山进发。十五日兵抵澎湖，晚泊八罩屿。郑氏驻守澎湖的是身经百战的骁将刘国轩，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驰骋闽境，横扫清军，曾一度名震东南。此时，刘国轩在澎湖，“据各险要为壁，蜂集大小战舰于天妃宫上下，添筑炮城十余座，凡可登岸处尽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星罗棋布。”十六日初战，清军失利，施琅及先锋蓝理俱伤。为了赢得战役的胜利，施琅回军八罩，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军事整顿，召开军事会议，

“严申军令：分别首功，犒以赏金，鼓吹旌之；缚不用命者将斩以徇，出红白二札，令总兵官各书功罪以凭入告，各镇弁皆股栗匍伏，愿立功自赎，具连保状，方并宥之。”②并“令各船将所配坐镇将营备以及随征千把等官姓名，大书帆上，以便遥观，知其进退”③。二十二日，施琅整军再战，以五十船直入鸡笼山、四角山为奇兵夹攻，以五十船直入牛心澳作疑兵牵制，自统五十六舰分为八股，直冲娘妈宫敌阵，又以其余八十船分为两股为后援。双方自辰时直战到申时，“浮尸蔽海，水为之赤。”最后刘国轩大败逃回台湾，其部下将官四百余员战死，一百六十五员投降，兵卒死一万二千余人，降四千八百五十余人。澎湖之战，歼灭了郑氏军队的精锐。澎

①《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卷3。

②施德馨：《施襄壮公传》，《碑传集》卷15。

③《台湾外记》卷28。

湖失守，台湾根本为之动摇。这是对统一台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战。施琅正确的指挥，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当然还有姚启圣的有效配合），发挥了关键作用。

攻取澎湖以后，对台湾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乘胜进军，一是政治招抚。施琅选择了后一办法。①当时姚启圣指示施琅：“凡降卒皆大赉而遣之归，以携台人之心。”②施琅如其言，一面安抚澎湖居民，命令军队秋毫无犯，一面把所俘郑军全部放回台湾，“给以口粮，其伤者济以医药”③。同时，派遣原刘国轩部下副三坐营曾蜚前往台湾招抚，许保题刘国轩现任总兵。由于施琅、姚启圣的这一招抚政策，台湾自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以下全岛军民很快剃发归降，使台湾人民避免了一场战火的洗劫。八月中旬，清军开入台湾，“禁止骚扰，百姓士民安堵乐业，农不易亩，工不闭肆。”④。

春秋时期的伍员，父兄被楚王杀死，自己千方百计才摆脱追拿缉捕，逃到吴国。这一点，施琅的身世经历与之极为相仿。后来伍员领兵杀入楚国都城。这一点，施琅的功业也与之十分类似。但是，伍员杀入楚都之后，掘楚王之墓，鞭楚王之尸，以泄其愤；施琅却不然，他在入台之后，却奉牲币前往郑成功的庙宇行告祭之礼⑤。他知道郑成功在台湾官兵心目中的地位，他的举动在台湾那个政权变换、人心浮动的时刻，对于安定郑氏官兵的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无疑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果。可见，施琅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也有着卓越的政治眼光。

然而，施琅对姚启圣却处事有亏。姚启圣疏荐施琅，想“借之以为

①施德馨：《施襄壮传》。

②《姚公神道第二碑铭》。

③施德馨：《施襄壮公传》。

④《台湾外记》卷30。

⑤《台湾外记》卷30。